



蘇秦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  
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  
下意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  
不服醉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  
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  
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  
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  
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  
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及見坐  
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  
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  
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  
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耳然貧  
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  
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  
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儀遂  
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  
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乃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  
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  
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

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  
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  
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  
曰始吾從吾飲我不盜而璧甘咎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滅  
豈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  
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儀爭論於  
惠王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  
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

挾天子以令於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害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

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也凡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寧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以蜀封秦公子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楚威王攻魏儀謂秦王曰王不如助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魏皮氏以卒萬人車百乘助魏將犀首擊敗楚師魏兵罷熒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

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  
梁謝秦惠王乃以儀為相更一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  
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而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  
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  
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子  
周復陰厚儀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  
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  
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  
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  
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

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  
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  
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  
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  
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  
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  
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  
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  
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  
劫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湏也此臣之所為大王

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去余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泗水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啗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王人王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儀

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倍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

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  
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  
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  
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侵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  
授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  
秦詳失綏懷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  
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  
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秦邑六里  
願以獻六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  
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  
秦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

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  
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  
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  
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  
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且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  
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  
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  
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也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  
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相黔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  
懷王至則囚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  
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必欲出之今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官中善歌謳者  
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片矣不若爲言  
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  
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土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  
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且以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  
儀厚禮之如故儀既出未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  
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一河四塞以爲國虎賁之士自餘  
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山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  
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山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  
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  
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  
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  
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  
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  
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  
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  
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  
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  
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没山  
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  
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  
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



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車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龍泉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以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

天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

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

言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

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

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

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

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

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

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儀而重出黔中

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

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  
 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儀與秦親儀  
 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  
 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  
 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  
 從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  
 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  
 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  
 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  
 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披生虜夫秦卒與山東  
 卒猶孟賁之與佞夫以重方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

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  
 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  
 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昔奮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  
 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頃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  
 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  
 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  
 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  
 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  
 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  
 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

者韓王聽儀計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  
儀更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般衆富  
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又  
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  
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  
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  
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  
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蚡  
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  
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

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通  
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  
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大王之有也國一日見  
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  
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儀儀去  
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  
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  
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  
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  
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

軍於甌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甌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甌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儀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

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  
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龜池効河間以事秦  
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  
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  
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  
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  
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  
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而秦惠  
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及即位群臣多讒  
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  
侯聞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  
惡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誅因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  
夢之王曰柰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  
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  
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  
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  
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於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  
王恐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  
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  
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陳軫游說諸侯始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比是貴重爭寵儀最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然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儀而軫奔楚未之重也使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食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梁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

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比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爭比日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其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間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決軫適至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事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事楚執珪富貴矣余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

必相攻者年亦能也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亦不願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下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而刺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下莊子刺虎之類也王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尅之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

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  
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  
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  
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  
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  
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  
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  
必死等民必死虜今韓梁之日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  
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  
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  
秦得齊之海濱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  
其計矣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  
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  
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  
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  
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蘇秦之爲六國合  
從以賓秦也秦惠王以衍爲大良造說齊魏使背約攻趙  
而蘇秦從約遂解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相秦衍東游諸侯  
至魏魏田需亦惡之衍謂魏王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  
廣土而取尊名而田需從中敗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  
臣將待需留臣請亡王曰需寡人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



便也殺之亡之外母謂天下何內母若群臣何今吾爲子  
外之令無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衍  
許諾東見田嬰與之約結歸謂魏王曰魏之所患者齊也  
田嬰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何不召文子而相之聽之乃  
使文子相魏而身相於韓田需滋不悅蘇代爲田需說魏  
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爲齊王曰不如衍之爲魏孰  
與爲韓王亦曰不如蘇代曰文將右齊而左魏衍將右韓  
而左魏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  
之所爲二人畏需之斥其非必不敢有外心王曰善果厝  
需於側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  
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

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與秦矣  
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表示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  
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  
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言  
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日中國  
無事秦得燒掇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  
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  
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  
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  
邪乃起兵襲秦秦大敗去人李伯之下秦惠王卒張儀上  
秦入魏衍乃歸秦秦王愛之與之言事因許之曰寡人且

相之甘茂之吏過而聞之以告甘茂茂入見王曰王得賢  
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委國於子焉自得賢相對曰王且  
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  
逐之復之魏

蘇子曰戰國之爲從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汗賤  
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  
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  
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  
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  
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  
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閉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

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  
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後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  
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  
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張儀列傳第十八

甘茂列傳第十九

古史四十一

穰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穰里子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惠王八年爵之右更使將而伐曲沃蓋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二十五年復爲將伐趙虜穰里子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封之號爲嚴君張儀惡之重而使之楚因今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儀因謂惠王曰重穰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矣惠王大怒疾出走惠王卒武王立遂廢儀魏章而以疾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

使疾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  
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慮  
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相公伐蔡  
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  
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  
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  
憂大王楚王乃悅武王卒昭王立疾益重昭王元年使將  
伐蒲蒲守恐胡衍爲蒲謂疾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  
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  
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  
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  
秦王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疾曰柰何胡衍曰  
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疾曰善胡衍入  
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  
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  
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於是疾解蒲而云  
還擊皮氏或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恐亡必合於秦主何不  
背秦而與魏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地於王王  
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  
於楚秦恐許楚地欲與之復攻魏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  
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使人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謂之  
曰敝邑之王欲効城池而爲魏太子之在楚也是以不敢

王出魏質巨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  
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昭王七年疾卒葬於渭  
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室  
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漢興長樂  
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  
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  
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  
中地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謂秦王曰種樹非其處者入必  
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漢中南邊楚此國之累也茂曰  
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必時天

一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王  
乃止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莊友

秦本紀武王元年誅蜀相莊友王六年蜀侯煇  
反今此言煇及莊及恐誤然而未知孰信也秦使茂定

蜀還以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武王三年謂茂  
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  
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  
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  
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  
也上黨南陽積之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  
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也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  
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廿六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白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  
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  
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  
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  
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  
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  
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  
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博單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  
之聽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  
俱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

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  
兵使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宜陽之未拔也茂三鼓而卒  
不上茂謂其尉曰我羈旅而得相余者我以宜陽餌王也  
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  
窮我於外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吾墓矣  
於是益私金以為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韓襄王使公  
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其弟立為昭王王母  
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以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  
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秦秦昭王新立太后  
楚人不肯救公仲因茂茂為言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  
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

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  
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  
乃下師於穀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  
子及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  
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害以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  
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休以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  
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阻以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二  
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士余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  
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  
蘇代對曰願有謂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

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  
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必彼有以失之也公  
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  
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  
之善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  
後委國於甘茂也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楚  
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  
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柰何武  
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  
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

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齊爭強而公  
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  
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  
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無事也茂  
竟言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  
壽公孫奭由此怨讒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  
魏講罷兵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  
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  
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  
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  
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  
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人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  
自般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  
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  
重其執具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  
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茂不往蘇代謂  
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德  
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  
即以上卿處之秦因復茂家以市於齊齊使茂於楚楚懷  
王新與秦合婚而歡秦聞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  
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  
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



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茂有孫曰羅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

蒙澤於燕二年而燕王言百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蒙澤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不韋曰不韋爲秦昭王伐趙趙怨不韋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議必經趙臣不可以行不韋曰不快未嘗有以強也羅曰君侯有不快之甚也不韋曰吾入秦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請行之不韋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止月汝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年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

如文信侯專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羅又謂不韋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後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二十城今秦有十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復以茂田宅賜之蘇子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強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九

後侯列傳第二十一

古史四十三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昭王母故號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號爲宣太后宣太后三弟其異父長弟魏冉同父弟曰芊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冉最賢自惠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冉爲政昭王七年擣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

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三十九年秦稱西帝齊併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置南郡乃封起為武安君

起冉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三十二年冉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冉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

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少勿聽也今王皆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

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干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郊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二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速楚趙

運兵不至於梁臣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收也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効絳安邑又為陶關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孰慮之而無行危冉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冉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為得魏三縣魯益封客卿竈謂冉曰竈一本作造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秦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

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  
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  
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  
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  
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  
言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  
盡也非以此時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  
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  
誠能亡齊封君於河朔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  
出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明年毋

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郊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  
祭陽長社趙氏觀津昌六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  
蘇代為齊陰遺冉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  
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  
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  
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  
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  
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  
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  
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  
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

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勝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冉於是引兵而歸三十六年冉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冉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秦也以此奸說昭王昭王納之雎因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汰侈富於王室於六國上悟乃免冉相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冉出關而冉有餘已而卒於陶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蘇子曰秦謀齊而得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執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僞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穰侯列傳第二十

百卷之三十一

古史四十四

古史卷之三十一  
白起善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二十二年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  
明年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  
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  
河明年起為大良造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一明年起與客  
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  
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  
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為南郡起遷為武安君復取楚  
巫黔中郡三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  
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四十



三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  
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  
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得為民秦兵日進  
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  
其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  
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  
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  
平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  
庶長王齮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  
黨民四月齮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  
軍其新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障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  
守之秦以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二壘壁廉頗堅壁以  
符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又使人行  
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  
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  
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以擊秦秦聞焉  
服者乃陰使起為上將軍而王齮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  
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  
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  
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二九千騎絕趙壁間趙  
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

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齮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范雎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

王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則武安君必為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曰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雎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祿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起由是與應侯有隙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起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

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  
食鋪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  
相哀勸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  
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  
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  
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九月乃使五大夫王陵將而伐趙  
是時起亦以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  
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起病愈昭王欲使代陵將起曰  
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  
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  
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固稱疾不  
行王乃使范雎往見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若  
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  
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不能半之  
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  
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  
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秦今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  
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  
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起曰昔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  
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  
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

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在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夜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觀其害未見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勲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起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見起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無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之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

伐其僑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主不荅而去於是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起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起不得留咸陽中起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與范雎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起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國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

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起之死也以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蘇子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爲漢宣明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叩鳴

呼復道

雉之歟

王翦者潁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

攻趙關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  
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翦  
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賁擊荆  
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  
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  
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  
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  
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  
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信及蒙恬  
將二十萬南伐荆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信攻平  
輿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

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信軍  
六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如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  
謝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軍日進  
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  
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翦曰大王必  
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  
是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霸上翦行請美田宅園  
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  
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  
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  
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  
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荆聞之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  
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出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翦  
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  
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荆  
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  
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  
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立兄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  
百越之君而翦子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  
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二世之時翦及  
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翦孫離擊

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  
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  
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  
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離離軍遂降諸侯  
行蘇子曰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  
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  
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  
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  
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  
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兵千之劍  
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

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  
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  
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頭之便操其刃而  
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鈞罕鐔  
蒙頭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  
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  
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  
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柰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  
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  
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  
可以少擊衆耳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